

昆州華文

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會刊

2014年11月號 總第9期

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是一個非營利性、非宗教性、非政治性的以華文寫作為共同愛好的群眾團體。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的宗旨是以文會友。《昆州華文》為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會刊。

歡迎愛好華文寫作的朋友踴躍投稿；歡迎熱愛華文文學的朋友加入協會。投稿或申請加入協會請聯繫：info@qcwriters.com 歡迎大家訪問我們的網站：<http://qcwriters.com>

本期目錄

- 紀念高斯 【洪丕柱】
- 我與鳥緣 【維和】
- 又見紫楹花開 【韋鋼】
- 烏克蘭動亂一周年祭 【洪丕柱】
- 蘭州舊事 【白蓮】
- 布里斯班之春 【徐欣】
- 英伦心影 16: 虐恋与禁爱 (一) 【薇薇】
- 英伦心影 17: 虐恋与禁爱 (二) 【薇薇】
- 攝影: 《五彩的節日》 【韋鋼】
- 作協簡訊 【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

紀念高斯

洪丕柱

11月10日，在新聞報導裡聽到高斯(Wayne Goss)前州長去世的消息，我不由得吃了一驚，因為很久沒有聽到他的消息了。報導說，他在家中平靜地去世，死於腦癌，享年才63歲。按現代人的壽命標準，他算是很年輕的！不久前剛去世的98歲的壽星、工黨前總理惠特拉姆，人們公認他是一位政治巨人。高斯雖然不是聯邦政治圈裡的人，但對昆州政界來說，正如高斯工黨政府的前部長佛雷(Matt Foley)所說，他無疑也是一位巨人，是昆州最偉大的州長之一。如果說惠特拉姆離我很遙遠，那麼高斯卻離我很貼近，所以我的悲痛是更切實地能感受到的。

我初次聽到高斯的名字是1989年11月我快要完成第一個碩士課程：語文教育碩士（Literacy即澳洲中小學和成人以英文為第一語言的教育）的時候。有一次我在導師愛立克博士的辦公室幫助整理研究資料，忽然發現那裡的老師都很興奮，說“時候到了”。我好奇地問他們這是什麼意思。他們說，不久就是昆州大選了，該換換政府了。我覺得很奇怪，因為我聽說澳洲人不會公開談政

治。便請教導師這是怎麼回事。愛立克博士說，昆州被國家黨統治整整 32 年，夠長了，大家都希望換一個政府。他又說，澳洲人公開談政治確實是異乎尋常的。但是現在人心思變，確是一個異乎尋常的時刻，這是幾乎所有人的願望，所以大家才公開地說出來。後來我看了報紙，原來“是時候了”正是高斯領導的工黨的競選口號。

幾個星期後（12 月），果然工黨大勝國家黨（也叫鄉村黨），年僅 38 歲的高斯當選為昆州州長。導師說，這是人心所歸。這是在澳洲第一次對大選有了概念。1993 年我以技術移民獲永居，1995 年入籍後，第一次參加該年的州大選就親自投了工黨的票。可是僅短短的六年後，這次大選工黨和高斯卻似乎大勢已去，以一席的微小優勢勉強保住政府。我於 1995 年 7 月在當時昆州華文刊物《澳華月刊》（蔣中元任主編，我任執行編輯）上發表了《樹熊打擊了工黨》一文，分析工黨何以幾乎輸了大選。

在分析中我談到除了很多其他原因之外，高斯可以說主要是被樹熊打敗的，因為他在這次大選中丟失的七個議席，四個在樹熊棲息地區。原來在大選前不久高斯突然宣布要修一條與布里斯本到黃金海岸的高速公路平行的收費公路，以緩解這條公路日益趨於擁擠的交通，因為這個地帶當時是澳洲經濟發展最快的走廊。但這條新路會經過若干樹熊棲息區。於是綠黨和綠色環保份子就天天到州政府抗議，還在地上放上被車壓死的樹熊，或以人扮作樹熊躺在地上，反對黨也火上澆油，儘管按政府的設計圖，公路經過樹熊棲息區時會從隧道通過，以免壓死樹熊。我之所以討厭極端的環保份子是因為他們不顧必要的經濟發展，又拿不出替代的辦法，一味反對開發。綠黨指責高斯只顧開發不愛護環境，將它在這些選區所獲的票全部轉給反對黨。這其實是對高斯極大的汙蔑。據我所知高斯家住 Inala 區，出於愛環境，他每天一早就騎自行車二十多公里去州政府上班，到了州政府大樓，沖個涼，換上西裝，進辦公室工作。我是聽州政府樓底層的保安人員告訴我的。有時我應邀到議會大廈會見高層次的中國訪問團，高斯每次是從政府大樓跑步來議會大廈接見貴賓的。可以說高斯是歷來律己最嚴的州長。

但高斯的噩夢還剛開始。12 月，高院判門町巴選區（在湯士維爾一帶）工黨所贏的一票無效，需要重選，因有 16 名在海外服役的陸軍官兵被忽略未參加選舉（見蔣中元所寫《昆州門町巴選舉》一文，刊《澳華月刊》1996 年 1 月）。1996 年 2 月在補選中，工黨因內部不和，被反對黨勝出，變成兩黨各有 44 席，加上獨立議員肯寧漢夫人倒向聯盟黨，於是高斯痛失政府，由聯盟黨領袖包別治代替。我寫了《門町巴：高斯的滑鐵盧》一文（刊《澳華月刊》1996 年 2 月）說高斯吃了豬八戒的一記“悶釘釘”，一流政治家輸給二流政客，恰如一流軍事家拿破崙在滑鐵盧敗給了二流將軍威靈頓，都是天數也！

高斯也是昆州華人喜愛的政治家。1998 年，種族主義份子韓森和她的一國黨甚囂塵上，昆州百姓特別是華人呼籲高斯參加聯邦競選，對抗韓森。高斯欣然同意。卻不料平時身體很好的他被查出患腦癌，只得退出競選。布里斯本華界依依不捨地為他在楓林酒家舉行告別晚餐。之後高斯基本上淡出政界。我聽說他早期的治療頗有成效，基本治癒後還完成了他因從政未完成的碩士課程，並繼續從事他原來的律師工作。不幸的是他的腦癌時有反複，最終置他於死地！

高斯的功績在於他終止了國家黨州長皮德森（Sir J.B. Petersen）爵士制訂的所謂 gerry-mander（為一黨之利不公正地改劃選區，使國家黨/鄉村黨能長期統治）的做法，給了昆州以更大的選舉公正。他在昆州率先實現禁槍。他努力削減債務，就任五年後還清了州政府的一切債務，使昆州成為唯一的無債之州，使他帶著財務健康進入新世紀（可是他的後繼者如布萊州長很不爭氣，又使昆州的債務大幅飆升到歷史頂峰，讓紐曼現州長不得不處於艱苦掙扎之中）。他領導下的昆州成了澳洲經濟發展的龍頭，失業率低，大量洲際移民湧進昆州，使他成為人口淨增長最高的州。他一度是澳洲人氣最旺的州長/總理，支持率高達 76%。

二十來年過去了，當今很多華人已經不知道高斯為何許人了，特撰此文讓新移民了解昆州的歷史：大家知道的陸克文前總理，他在高斯任昆州州長時，只是州長辦公室的主任。



作者（後中）右邊是高斯州長；左邊是作者個人曾經的朋友，州政府部長長羅伯森；前面是高斯夫人

我與鳥緣

維和

（一）引子

在中國時我最常做的兩個夢是在空中飛和上公廁（中國傳統式的蹬式）總是踩在糞便上。記得一位好朋友（熟讀解夢一書）曾解釋過後者-踩糞是交好運，但沒解釋飛夢。我也沒把這些當着一回事。

有趣的是，自踏入了澳洲這塊美麗的國土飛夢再也沒出現過，踩糞夢倒是偶爾出現過兩次。

記得在中國度過的年月中我僅直接接觸過一次鳥-那還是1960年，我家買了兩隻和平鴿很快就與我接了緣。不幸的是，後來得知它們不是買來做寵物的而是準備為我繼母表奶吃的。當事實終於發生了我大哭大鬧了一場而且深刻在我童年的記憶中。

沒想到數十載後當我來到布里斯本第一次遊覽市政大廳廣場時驚喜的看到和平鴿是那樣自由自在的在廣場上停落戲耍。不用操練，瞬間我就被它們包圍了，一只還竟然跳到我的右肩上。



时又过三年，我定居在布里斯本。屋前屋后的树上数种鸟天天来访。当时门前的一棵大树上成了 Magpie 的领地。一天一只雏鸟失足落到了地上，我上前捧起，那软绒绒感一下就触动了我。在不知如何帮助它时，对面的一位老太太告知向 RSPCA 求助，在我迷迷糊糊都不知 RSPCA 是何人时，电话打了仅五分钟救护车便到将雏鸟带走了。救护车消失了好一会我还呆呆地站在那。不知怎么会直接联想到中国的孩子能得到如此迅速的急救吗？

（二）鸟虱惊吓

好像我是被有目的的考验似的，不久又一只雏鸟失足落下，不同的是这次 RSPCA 太忙不能前来相助指示我直接送到附近的一户自愿护鸟人家。我将雏鸟带进屋，折腾了好一会找了一个纸箱剪了一个窗口又将报纸剪成细条铺放其内，尽量使雏鸟躺着舒服。当我找到了目的地，一中年澳女已在门口等候，时已值傍晚，当我将雏鸟递给她时灯光下看到她的手臂上爬有一些小飞虫，顺口便问这些是什么？她不经心地回答是从这些鸟身上来的。我便没再多想。

在开车返回家的路上情况就突变了，先是感到腰部一圈痒痒，很快全身奇痒！车停在家门口，车灯下可见类似那澳女手臂上的小飞虫。当我电话告诉公公后才知那是鸟虱！不管我怎么洗烫那一夜是噩梦。

到底是老人家有招，公公建议买“Bomb”炸弹，第二天过来亲自指导怎样使用。一场鸟虱惊吓总算平息了，但之后有一段时间仍心有余悸。

看来我是通过了考验，此次受惊并没改变我对鸟的爱，不久便拥有了我的第一只爱鸟-Berty. 我与鸟的缘份才刚刚展开。

（三）Berty “友谊大使”

Berty 在鹦鹉科中被称为鸡尾鹦鹉（Cockatiel）是最常见的中型鹦鹉之一。我们当时选购时除了觉得它的体型和颜色适合外也是被它的小红腮所吸引。我和先生毫无异议的挑选了它。对它的性别的辨识乃是后话。我给它起名 Berty 是因为我觉得 B 开头以我们播音的行话是双唇音，发出的声音集中又响亮。可能也是我对当年在播音主持的专业学习时对以 B 开头的绕口令训练记忆最清的原因之一“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捧，标兵怕捧炮兵炮”。建议读者不妨常练一练，它可以帮助你巩固并区分发音、同时还能锻炼唇舌灵活度。



我对 Berty 唯一不愿做的事是剪短它的翅膀。我左右徘徊是选择带它到屋外的大环境里玩耍还是将它天天关在鸟笼中，最后还是选择了前者。

Berty 站在我的肩膀上漫步于邻里很快成为我们每天傍晚最喜爱的户外活动。每次听到 Berty 发出的兴奋响亮的叫声很受感染。兴奋之中它时而飞入低空像是刻意操练 它的翅力 但也不回避它想往自由的本性。我后来相续两次更新鸟笼并任其在客厅玩耍但还是觉得人类可将狗猫做宠物但将鸟类关在室内、笼里是较残忍的。

很快地，Berty 便成为我们这条街上的孩子们好朋友同时也成为我与左邻右居交往的友谊大使。

（四）Berty 手术

说实话我是在写此文-续三之前才谷歌 (google) 搜寻怎样修剪鸡尾鹦鹉 (how to clip a cockatiel's wing feathers). 读的越多使我后悔的越深! 我如在十八年前买了 Berty 之后读些有关文章也不至于导致它受伤(但也不会有此续文了)。

由于对养鸟的知识 了解甚少,既没有分期逐步对称修剪也没有给予它一些必要的辅助训练以使其掌握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去飞和降,等等...更为甚者,一开始便将它放在肩上到户外活动将其置于时刻会被狗猫攻击或撞车的危险环境. 好在后者从未发生。但"crash land" 久而久之导致腹部受伤既成事实。

在左邻右舍的孩子们与 Berty 结为好友后, 几乎每天傍晚户外最兴奋的活动是将 Berty 频繁地抛入空中然后目睹其降落, 而且大部分时间是重重地降落在柏油路上。可怜的 Berty, 别人的快乐成了它不可倾诉的痛苦。它的腹部结了一个大血泡脓肿直到一天血流出才使我恍然大悟即刻送到附近的兽医诊所求医。受术后的 Berty 恢复的很快, 但我还是心有余悸, 户外活动也就减少了。

从此以后, 我们对它宠爱有加。客厅便成了它笼外的活动场所。它最爱降落在窗帘上并将天花板的木沿当成它嚼磨嘴角的最理想的对象。我们对它这一破坏行为也就视而不见了。



（五）来访客

一天听先生叫我“维和有客来访”我第一反应是住我斜对面的来自 马来西亚的陈太太, 她常常送她做的好吃的菜来, 我从卫生间跑到前门走道没看见任何人, 我没对先生说“你开玩笑”因这不符合他。先生见我纳闷说“take another look” 再看一下, 我走到沙门前往外一看一只小 Dove /鸽子站在门前! 我问先生“我开门它会进来吗”? 先生说“我哪里会知道”。我有点傻了! 当我开门后见它像老朋友一样大摇大摆的走进来(不是飞进来)穿过过道直奔客厅。那时我第一个行动便是取出 Berty 的食喂它, 它顺其自然地接受了款待。我开始有点兴奋了, 立刻腾出一个放杂志的篮子(现还保存着)并将报纸 撕成细条铺垫在内, 又找到了一个理想的位置 放置篮子- 洗衣房的橱顶上, 就这样一个温暖的小窝一气呵成。但小鸽子不领情地走到门前执意要出去, 那我只好尊重它的旨意了。此访使我仿佛与鸟缘(特别是与野生的)更 贴近了一步。但事后也再没有过多的奢望。

事过没两天, 小鸽子又出现了, 此次不是从前门(它好像对我们的环境做了细致的勘探似的),

我和先生坐在餐厅桌旁聊天已有好一会儿，座在这个位置对任何不敲门的访客是易被忽视的。突然先生看见了小鸽子站在厨房窗外的台阶上（厨房外有天棚，能到这个位置对于鸟来说不是容易的），感觉好像是在那等待我们的注意已久。我问先生“我开后门它能进来吗？”先生说可试试。

待续.....

又见紫楹花开

韋鋼

没有温室的娇贵
无需园丁的呵护
一年的大部分时间
你都在静静地等待
甚至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你的存在

然而，当第一缕春风拂过
再也按捺不住积蓄了一年的激情
你敞开胸怀
将那紫色挂满所有的枝梢
再将多余的铺满脚下的大地
无论大街小巷还是荒郊野外
一夜之间，你无处不在
人们为你驻足
为你，心潮澎湃
所有的花草，也为你失去了色彩

啊，紫楹花
年年花开，今又花开
多少人的心弦被你拨动
多少镜头记录着你的存在
我知道，你的脚步匆匆
你会很快收拾行装
就让我们再次相约在明年的第一缕春风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了地盤失去人心

烏克蘭動亂一周年祭

洪丕柱

10月21日是烏克蘭危機發生一周年。首都基輔數以千計的民眾在市中心獨立廣場舉行紀念活動，悼念在動亂中喪生的遇難者。總統普羅申科（Poroshenko）手持蠟燭雙膝跪地沉痛悼念死者。這場動亂的起因是親俄前總統雅努科維奇（Yanuko vych）突然決定暫停與歐盟簽署聯繫國協定，引起國民強烈不滿，他們在基輔舉行大規模抗議集會。集會遭到警方鎮壓，導致民眾同警方發生衝突而演變為嚴重騷亂，數百名抗議者在騷亂中受傷或喪生。隨後的一年是烏國遭受政治動亂、軍事叛亂、分裂和領土被支解的痛苦的一年，而這一切無不同俄國的直接干涉有關。

剛巧上星期天（11月16日）下午，俄國總統普京提前離開布里斯本返回莫斯科。他是第一位回國的G20峰會領袖。他的發言人說他需要睡眠，回國路途又很遙遠，所以必須提前離開。這個借口很牽強，因為每位領袖工作都很努力，都缺乏睡眠，回國的路大多比他更遠（澳大利亞同莫斯科的時差為7小時，同西歐的時差為10-11小時，同華盛頓的時差為15小時），除了參加正式會議之外還有繁忙的雙邊會談、演講會、記者招待會等，奧巴馬、梅克爾都作了演講，印度總莫迪還參加了印度僑民為他舉行的盛大歡迎會，我們從電視上都可以看到他們的活動。唯有普京，似乎沒什麼其他活動。我仔細看電視鏡頭上各國領袖在峰會上熱情的相互接觸、親切輕鬆的交談和笑臉，只有普京顯得相當孤獨，表情也並不像是挺高興的，雖然冷峻的臉和咄咄逼人的眼光是這位前克格勃特務的招牌表情。



澳洲傳媒說他在峰會前的領袖的團體照上顯得有點不自在（uncomfortable），而在峰會開會就座時的表情也有點彆扭（awkward）。傳媒還說，雖然在正式大會上，烏克蘭問題沒有被擺上議事日程，但在各雙邊會談中，這是個普遍關心的議題，包括各國領袖同普京的個別交談。

以前毛澤東在批判美帝國主義時使用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這句成語，現在它對俄帝國主義的處境倒正好非常適用，原因呢？就是咱們艾總理在同普京的雙邊會談時批評俄國的“侵略”和“欺負弱小國家”。他並說：“俄國本來是會更吸引人、會有更多朋友的，如果她有雄心建立一個和平、自由、繁榮的超級大國，而不是想恢復或努力試圖重拾昔日沙皇和蘇聯的榮耀。”這話何等精闢。他雖沒同普京發生“抱摔”（shirtfront）或肢體沖撞，但這些話至少是語言的抱摔！美英德法加等國領導人都對普京發出了類似的譴責。

但俄國官媒卻閉著眼睛說瞎話地“報導”說：“實際上，在峰會上最孤立的是奧巴馬，因為他想孤立俄國而沒能得逞。”從俄國媒體為統治集團所用和所控制這點來看，她還只是個准民主國家，雖然允許反對黨存在和直選總統，但普京總可以有辦法做了兩屆總統再換做總理然後再做回總統，這樣不斷玩下去。真正民主的國家是沒有受政府控制的官媒的，比如澳廣(ABC)，雖然經費來自政府，說什麼卻從不受政府的控制。

正當此時，來自烏克蘭的消息說普京正在那裡變得越來越“受人歡迎”，因為到處都能看到他的畫像，而且他的畫像也很旺銷，比如印有普京畫像的擦屁股的廁紙、印有普京畫像的放在門外

用來踩鞋的門墊等都挺受歡迎。

普京明目張膽的侵略、肢解烏國領土完整、露骨地干涉烏國內政的行徑激發了烏克蘭的民族主義。繼 2013 年的 10 月動亂，今年 2 月烏國人民又開始反抗前總統 雅努科維奇的親俄政策、抗議俄國鯨吞克里米亞並在烏國東部煽起親俄的叛亂。在人民的抗議中雅努科維奇逃亡俄國並要求俄國干涉，這正中對烏國虎視眈眈的普京的下懷，不久東部多耐茨克（Donetsk）等省份就宣布“獨立”，全副俄式裝備擁有大量裝甲車、坦克甚至火箭的並在俄國境內受過軍事訓練的叛軍激烈地抵抗著政府軍的平亂，在此期間並製造了駭人聽聞的馬航 MH17 慘劇。可是八個月後，在 10 月 26 日舉行的烏克蘭議會選舉中，親西方的支持改革、反對腐敗的黨派、民族主義的黨派，包括總統普羅申科的黨（獲 23% 選票）和總理 亞申育克（Yatsenyuk）的人民陣線黨（獲 21% 選票）等，加上獨立候選人，卻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由於烏共支持前總統的親俄政策，它在大選中連進入議會所需的最低票數都未能得到，從而被排除在議會大門之外。這是從蘇聯垮台以來它最慘的競選結果。支持前親俄總統的黨派（即目前的反對黨）僅獲 7.6% 的選票。烏克蘭人民明確地表示了離俄入歐的願望。普羅申科說“我們今天有了一個新的烏克蘭。”議會的 450 個議席尚有 25 席空缺，因為被俄強佔的克里米亞以及在東部親俄分裂份子控制地區、還有在同親俄叛軍作戰的烏軍戰士未能參加投票（叛軍不讓政府在那裡設投票箱）。

所以人們說，普京和俄國是得了烏國的地盤、失了烏國的人心。

事實最好地駁斥了種種謊言，比如，說烏克蘭的“顏色革命”是美國挑起或陰謀策劃所引起的。它其實完全是烏國人民自己的選擇，也完全是俄國逼使的：俄國越是想控制、想分裂烏國，就越是適得其反，烏國人民的反俄情緒就越是高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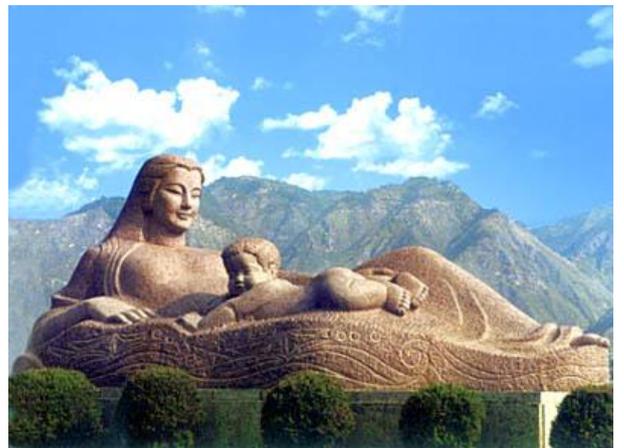
有些人不管世界上出了什麼事情、發生了什麼動亂或負面事件，或者某個國家內部發生了什麼事件，就不動腦筋、不加思索、閉著眼睛、不問事實地罵美國，因為美國最容易罵，不需要有證據就可以罵，包括罵她“背後策劃顛覆 XXXX”、罵她它是“海外敵對勢力”，因為她的言論自由不會封你的嘴巴、不會將你投入監獄、亦不會罵罵她的人是“敵對勢力”，她也經得起罵、經得起事實的檢驗。烏克蘭動亂就是又一個明證。（2014 年 10 月 22 日于廣州）

蘭州舊事

白蓮

（一）初到兰州

小时和在兰州工作的父母相处时间很少，有限的记忆却像是刻在了心里一样，而且被岁月冲刷得日渐清晰。相处过的人们，经历了的事情，过去不懂的，现在有些恍然悟了；过去没理会的，现在触动了心灵。那些音容笑貌，虽是遥远，却如昨天。



我是三个月大就留在了北京让姥姥抚养的，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末期。父亲那时在兰州军区任职，收入颇高，为我用二百元同乡下的外戚舅舅换买了二百个鸡蛋。

姥姥讲，我是用动物饼干加鸡蛋黄牛奶搅拌成的糊糊喂大的。长大后我对蛋黄非但没有感激之情，反而深恶痛绝。第一次母亲给买了冰淇淋，黄橙橙的堆在高脚玻璃杯中，刚过五岁的我一心认定那是鸡蛋黄做成的，断然不肯尝一口。母亲性情激烈，强制含着泪水的我用小勺勉强挖了一丁点放在舌尖上，那清凉奶香随霎时冒出的口水直流入嗓子眼，我被这突然的甜蜜惊愕了，不住地添吮着上颌，困惑的泪珠扑拉扑拉掉下来，“别吃了，别吃了。”母亲不耐烦的说。我用两只小手紧紧握住玻璃杯高脚，被错综复杂的情感闹得头脑一片空白，说不出话来，后来回忆起来就是：“敢向毛主席保证，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这个经历成了我兰州生活的最早也是最深的记忆。

父亲所在的野战工兵团营居于一座山上，一部分家属住在山下市区街的大院里，我一生忘不了的“百刀路”（柏道路），其实是家属院所在街名，却成了我记忆中对兰州的代称。

记得那条街很长，家属大院在街边广场旁。进广场迎面是个剧院，经常上演秦腔和豫剧。出广场右拐是个酿皮子和凉面馆，左斜对面是羊肉泡馍馆。广场有个电影院和水果蔬菜店，左拐一直下去就会到柏道路的百货大楼，这些地方都曾经踩满了我的小脚印的。

在北京时学龄前的我似乎总是小影子似的跟着姥姥串亲戚，访姐妹，溜达大街商店，到了兰州便三毛流浪般的体验生活了。

母亲在五金商行做出纳，我初到的前几天被锁在房里，她清早上班，中午回来做饭午觉，下午又走。记不得在房间里我都做些什么了，许是生性安静，要么就是孩儿的随遇而安，居然没感到寂寞过，唯一的不便就是公厕在院里，只能用屋中便盆。母亲回来脸色会很很不悦，我只得战战兢兢的自己清倒便盆，因此决定：每早母亲起床时我便爬起穿衣出门，避免被困屋中。

欢喜了室外的空间，苦了肚子空间，上午要忍受三个多小时的饥渴。大院外有个水管子，凭水票按时供水，经常是下午大家提桶排队。柏道路街边有卖甜水摊，玻璃片盖着玻璃杯里极诱惑的各种红黄绿橙色水，定是糖精和食物染料混合液。看着小女孩徘徊不停盯着水杯，卖水的老人忍不下心，送给我喝过一次，甘甜清爽，但要二分一杯，从那时起我开始认识到了钱的重要。

孩子的适应力太强了，没几天我就熟悉习惯了新的环境。

（二）新朋友

家属院大门两侧各一户人家，大院很长，两边排屋，均为两房内连接成的户型，每边大概有六七户。往院深处走到头是另外一个见方院落，有男女公厕，污水井，只有两套连着的住宅，我家住其中一套，没有厨房卫生间的三居室。隔开大小院的是两层的墙院楼，楼上下住着八户人家。

墙院楼下住着家四川人，两口生有五朵金花，最小的女儿名叫“军娃”，妈妈怀她时就起好的名字。军娃很有男孩的顽皮，比我略小，一头短发，欺生，居然嘲笑我的京腔，倒是她四姐桂荣成了我很要好的朋友。桂荣大我两岁，还没开始上学但已很成熟，她听说我前几天一直被锁在屋里，脸上露出很怜悯的神情。

“你饿不饿？”她问我，我点点头，

“额家有馍和辣子，你吃哈（吃一下）。”桂荣说着“兰州话”，教我用馍沾辣子吃，辣子是用烧得滚烫的油浇在混有少许细盐的辣椒面里做成的，馍是兰州特有的发面饼，呛面，一咬一掉渣，二者搭配香醇咸辣，我俩猛劲儿吃着，那天玩到晚上我都不饿。但军娃看我的表情有点怪。后来辣

子随便吃，馍有限量了。我猜想，军娃是向她妈告了状的。

军娃妈是家属院的活跃分子，组织人们吃忆苦饭，野菜玉米面粥，我倒觉得很好吃。四川人一家与众不同，每天认真严肃地将红宝书贴在胸口冲着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

我和桂荣常跑到街上玩，坐在电影院的台阶上耍拐，四个羊腿关节的方骨，涂上颜色，扔沙包抓拐。沙包是用四片方布连缝起来，讲究些的用六块甚至八块不同颜色的花布，里面放沙土，但沙土会从缝隙中渗出来。我建议做一个放黄豆的，做好的黄豆包扔起来哗啦啦的真好玩儿，但桂荣告诉我她晚汇报时向毛主席做了检讨，因为她妈妈知道她拿家里黄豆的事，我感觉又是军娃告的状，她总是暗中跟踪我们，而且时刻向上汇报，我的感觉很快被证实了。

一天下午玩了会儿羊拐，“你吃过冰淇淋吗？”我问桂荣，

“冰的，很冻的吗？”桂荣不解地问，

“特好吃特好吃”，我不知该怎么形容好，“在百货大楼，你跟我去看吧。”

“好远哦”，桂荣远犹豫不决，军娃在一边警觉地望着我们。想着那令人满口冒水的清凉香甜，我拉扯着桂荣，“走吧，走吧，不远。”

拗不过我，她只好被我牵拉着朝街左边走下去。

大概十多分钟路程，记得是个很大的四层高楼，人们从大楼两侧楼梯上下。到了楼梯里我先跑了上去，回头看着几个台阶下的桂荣，她顺手将黄豆包向我扔来，我灵敏的接住，放在脚下，单腿跳着把包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带了下来，这让我俩又发明了一个游戏，往上掷包，再阶阶踢下，不能双脚同时落地，包不能连续滚落两个以上台阶，否则为输。兴高采烈的玩扔踢包竟忘了看冰淇淋。玩了有好一阵子，军娃和带着一脸愠色的母亲忽然出现了，我顿时不知所措很紧张。

“阿姨，是额带她来玩的”，桂荣急忙迎上前，一脸的恳切对母亲说。

“回家吃饭！”母亲直瞪着我，口气恼怒。

台阶上的军娃面有得色……

我回家吃了会儿饭，母亲怒色渐消，“以后不要出去乱跑”，她的声调平和了许多，给我讲了个故事，她单位同事的儿子去年不见了，前一段儿在两个大楼夹缝中发现了他已风干的尸体。（不知是真是假），大家估计他是失脚掉下去的，现想起来谋杀的可能性也有吧。

“大人都以为他跟红卫兵串联去了，就没找。楼里住的人也想起听到过咚咚的砸墙声”，母亲像是自言自语。

桂荣来了，说她妈妈让我去一下。母亲起身收拾碗筷，我随桂荣来到她家。桂荣的大姐早去了兵团，二姐是红卫兵，学校骨干，常不在家。军娃和三姐坐在里屋用土砖垒的大炕上，正对着中间隔门的墙上悬挂着镶有毛主席半身像的大镜框，下面靠墙一张方桌，两旁放椅子，军娃妈端正地坐着，见我们进门示意我俩并排坐在军娃和三姐旁边。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现在开始汇报今天一天的私情（事情）”，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军娃妈郑重地站起，面对主席像说完后退到一边。

军娃第一个站在主席像前，几乎是眉飞色舞地给毛主席讲述她如何带着阿姨四处找寻跑丢了姐姐们，说时不停地斜瞟着我。疯玩跳了一下午又刚吃了晚饭，我很困乏，注意力难集中，桂荣起身换下军娃，深刻自我批评她不应该让妈妈和阿姨着急，接下来是三姐，我已经困得犯迷糊，竟没听到她的汇报内容。

“该你‘往回跑了’（晚汇报了）”，突然一个大声，是军娃妈，

我赶紧跳下大炕想出门，她拦住我说：“要‘往回跑’（晚汇报）”，我又往门口走。

“该你汇报了”，桂荣拉我站在慈祥的主席像前。

我这才从迷瞪中醒过来，踌躇了好一会儿不知从哪说起。

“以后不要走远，要斗私批修”，军娃妈提示着。

“我以后不走远，要，，，”，我紧跟着军娃妈的提示，但怎么才能“逗死皮球”呢？我不明白，忽然想起母亲才讲的故事，改口说：“我保证不跟红卫兵串联。”

带着祈求的眼神我看着军娃妈，她脸上掠过一丝不解，皱了下眉宣布：“解散，睡觉”。我松了口气回家了。躺在床上仍琢磨为什么要“逗死皮球”，又记起了在百货大楼见到母亲时的惶恐，和桂荣那恳求母亲的声音，让我瞬时感到有依仗的轻松感。耳边一遍遍回响着“阿姨，是额带她来玩的”，我踏实地睡了。

（三）雙軍團長和馬路西

里院两套房子的对面是个煤厂，地势高出院子，墙下面堆成两米来高的土坡，院里的孩子们会上下蹦跳嬉闹玩耍很久。院中污水井冬天周边结冰，会蔓延开来，滑污水冰也成了孩子们无尽的快乐。

这天下午，一帮孩子又在土坡追打。

“嗨，京娃”，是一个比我大些的男孩在叫，我以为他喊“军娃”，但大家的目光都聚向我，男孩却冲向土坡上蹿下跳，

“他是双军团长”，桂荣看着男孩，笑着告诉我。

咔嚓，男孩在井边的冰上一个飞溜，狠狠的摔在地上，爬起来后又满不在乎的向土坡跑上去，噌的回身窜下来，就劲儿在冰上一个斜滑，看得我提心吊胆。

“京娃，你见过马路西吗？”双军团长终于消停下来，走到我面前，

“谁是京娃？”我撇着嘴看着他，“早见过了，桂荣和我一块儿去的”，我走到桂荣身边。

马路西是个模样很可怕的苏联老女人，常在街上见到，微驼着背，身形消瘦，方巾对角折起包着头，肩上总扛着把大刷子，给人刷墙为生，拿到钱就买酒喝个大醉。鼻子很尖，脸颊凹陷。醉时经常用俄语大声叫骂，我感觉她很可能抡大刷子打人，所以桂荣和我总是躲着她。

“马路西在外面等我呐”，双军团长一声长吼，孩子们跟着他吵吵嚷嚷出了大院，果然只见剧院前马路西大醉蜷缩在地上，侧卧着的脸可看到两个黑大的鼻孔朝天，呼哧呼哧睡得正香。

“马路西，大鼻子，爱吃中国的瓢皮子”，小孩子们围着她跳，用兰州方言叫唱。

一个孩子拿着根小树枝试图戳马路西的鼻孔，被双军团长一把夺下，然后，他居然一屁股坐在马路西旁边。

“双军帮马路西刷过墙呐。”桂荣说。

“他叫双军呀？”我惊讶地问。我还以为“双军团长”就像“双枪老太婆”，意思是很厉害的团长呢，看他悠然地挨靠着马路西，我觉得他比双枪老太婆更厉害。

白天，大些的孩子都上学，但我常见到一个十岁多的女孩来院子里倒污水或上厕所，低垂着头，一言不发，尽管我有意凑上前，她也从不看我一眼，看到她我会感到心里难过。曾见到过一个中年女人，脸部严峻，对她恶声训斥，是她的妈妈。有时见女孩脸部有青紫痕迹，据说就是被她妈妈打的。桂荣很小声的告诉我，她是“二倚子”（双性人），是双军的姐姐，我不懂什么是“二倚子”，就是“怪人”吧，我想。

双军仍是称我为“京娃”，其他孩子们也都跟从双军团长管我叫京娃，桂荣除外，还有另一个长得很好看的哥哥，后来知道他叫毛峰，也从不叫我外号的，第一次去他家里我就格外喜欢他。

那是个周末，难得回来一次的父亲在家里刚坐下吃晚饭，来了个个头高高的老汉，颇客气，但言语带着生硬，跟父亲讲他家的鹅因吃了我家的夹竹桃中毒死了，我跟着父亲随老汉去外大院他家里看死鹅。老汉姓毛，维吾尔族，儿媳也是，两个孙子女，毛峰的妹妹叫毛旦，一家子人都是凹眼鼓鼻梁，白面皮高挑个。毛旦和我同岁却高出我半个头，梳着绕头顶的编发，后来我央求母亲也给我梳了那个发型，现在想起来很有些不伦不类。那时我属“黄毛丫头”一类，面色透着营养不良，母亲言语中表露出我长的不如毛旦漂亮，让我自尊心大伤，很少和毛旦一起玩了，但常常去找毛峰，让他在冰上来回拉着我玩儿。

父亲回来的那个晚上大院气氛显得紧张，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黑夜里男人们穿着军大衣带着枪在房上站岗，提到什么“武斗”，记得小小的我断定武斗是和死鹅有关的。

和新伙伴们整日玩耍日子虽过得很开心，但四个多月过去后，初来时的新鲜感淡化，我开始想北京，想姥姥，想胡同里邻居小朋友们。在家里我会静得让母亲不安。一天她递给坐在小凳上一动不动近两个小时的我一个小皮球，“拍球”，她说，我面无表情接过，一下一下的拍着，“逗死皮球”，我边拍球边琢磨，不知拍了多久。“停下吧”，母亲有些恼怒地命令，她大概意识到自幼在姥姥关爱中长大的我，很难和她有母女的亲近，没多久我随前来探望的大舅返回了北京。

回京后才得知我已讲一口地道的兰州方言，常被邻居孩子调笑，但没几天一个很要好的伙伴告诉我，我说话没兰州味儿了。

（四）孩子们都大了

接下来的几年，母亲常回京探亲，等我再去兰州时，小我六岁的弟弟已经五岁了。父亲仍常不在家，母亲照旧每天上班，整个暑假期间，我理所当然承担起了照料弟弟的责任。

十一岁的我已不象小丫头了，甩着两条长辫子，清脆的京腔让伙伴们羡慕，尤其双军，不再叫我“京娃”，乐呵呵的看着我，一起玩的时候说话口气沉稳。他个头高了许多，玩土坡时不再上下窜跳，常是帮我很尽心的照看着弟弟。仍然自命为“军团长”，少了个“双”字，不知是不是暗示团长当完了当军长。

邻居换了一家，夫妻加两个女儿，小的叫萍萍，比我小两岁，对我很仰慕，特爱听我说北京的故事，听的时候脸上的笑容凝聚不动，半张着嘴，大眼睛很久才眨一下，鼻涕总从一个鼻孔里慢慢垂下到一定长度，忽然被她闭口一个吸溜再缩回去，然后嘴巴又半张开，鼻涕慢慢垂下，不知要重复多少次。每次我都会紧张地盯着鼻涕估摸这次会不会掉下来，但她的吸溜掌控恰如其分，从未失控过。

桂荣一如既往给我吃馍沾辣子，她已俨然一个大姑娘，身形变化了很多，有一天说是很羡慕我可以随意蹦跳，她低头看着自己凸出的胸部，表情带着无奈。我觉得她很可怜，同时感到自己的乳房部位也好像不对劲，长了杏核般的硬块，一碰会痛，但蹦跳是不影响的。

军娃也很有些女孩子气了，我们会在一起玩，共看一本“不怕鬼的故事”的书，里面的故事似乎和“聊斋”相似，看得我们晚上在院里玩捉迷藏时感到心惊胆颤，“军团长”会格外起劲的头顶个长毛掸子，发着怪声，在黑暗中窜来窜去，吓得女孩子们尖声怪叫。弟弟会跟着我躲藏或跑来跑去，常是大汗淋漓的回家睡觉。

弟弟比我更怕马路西，居然有一天马路西来我家了，是父亲让她来刷墙的。我俩好奇地远远站在房子另一边，看她胡乱抹了几下墙后，母亲递上一块“萨其马”，那是我和弟弟都要限量吃的糕点，马路西摆摆手，作出“喝”的样子，

“酒，酒”，她发音生硬地说。

“没有酒。”父亲微笑着。

“酒精？”马路西继续问。

“没有酒精。”父亲笑了，递给她钱，马路西接过来脸上泛出喜色，嘟嘟囔囔的扛着大刷子走了。我忽然觉得她并不那么可怕，

“肯定又去买酒了。”父亲叹了口气说。

那时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让马路西来刷墙，现在想起来定是变相的施舍吧，那会儿的墙是不用刷的，如需维修，都由部队战士来完成。

我常去墙楼上住的双军家玩，那时很喜欢同男孩子一起玩拍三角，弹玻璃球，滚铁环，抽汉奸也是能手，只是苦于自己没有一个像样的“汉奸”，要用一块整木削出椭圆形，上平，下尖，也叫“皮猴儿”，尖头部位嵌上一粒钢滚珠，这样用鞭子抽起来才转得又快又稳。双军帮我削出一个来，我们上中下点了红蓝绿三个大点，转起来环绕成连线，很漂亮，抽起来格外带劲。一切就绪，只差滚珠，两天后双军兴冲冲地来到我家，握着拳头让我猜，我心里有数就是不说，攥着他的手就掰，两人嘻嘻哈哈闹腾了一阵子，他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手张开过，滚珠也不知去向。他情绪大跌，我也甚感失落，我俩一通四处寻找。

“我刚才放嘴里，一下咽下去了。”待在一旁的弟弟说话了，我心一阵紧抽，看着弟弟还没有什么

异样，急忙去找桂荣妈，大院里的人们显得有些慌乱，已有人去给我母亲报信，另有几个阿姨关切地围着弟弟，不一会儿母亲回来，我很有些胆怯，以为她会向我暴怒，但母亲可能是顾不上吧，急慌慌的问谁家有韭菜，说是吃下去会把滚珠裹下来。有人拿来一些腌过的，弟弟很服从，吃了一些。母亲一晚上没有和我说话，内疚的我暗暗下决心今后一定认真看好弟弟。

双军的大姐仍是整日沉默，脸像僵住了似的从没变化，出来进去做家务，不清楚她有没有上过学。她妈妈脾气倒是好了很多，眼光也柔和了，有时还和我说几句话。母亲和她关系较密切，时常相互送些什么吃的。那时在北京从未做过家务事的我，居然能踏着板凳擀面条（个头不够高），但母亲抱怨面条不够筋斗，有一天让大姐来示范教我。大姐来了，依旧表情木然，默默地和面擀面，没和我说一句话，我一直在旁边用眼光追踪着她，但她像是有意回避。她做的面条的确很好吃。后来觉得，大姐手擀的兰州面条胜过所有吃过的面条。

（五）样板戏

桂荣妈仍然是大院各种活动组织发起人，她家不再早请示，晚汇报了。大院活动主要内容是表演样板戏。进大门右侧的一家，女人是邮递员，三十出头，齐耳短发细眉大眼，形体丰腴，常穿着一身绿制服，大胸脯绷得紧紧的，自己做了个红灯，学习李铁梅的唱腔，一遍遍练唱“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我那时天生一副好嗓音，手握长辫子一个亮相成铁梅，再转身变成小常宝加喜儿，松开辫子就能跳激情的白毛女，头发往上一盘，扮了俊俏阿庆嫂，连李奶奶都能仿得活灵活现，当然这都是自己的感觉，事实验证我的表演远不如那个邮递员铁梅受欢迎，尽管她只能唱“红亮的心”。

每天压腿下腰练芭蕾，随着“北风那个吹”一声唱出，双手上举晃两晃，收回至胸口再缓缓推出，左脚尖点地挺立，右腿向后上举，自我感觉太到位了，还有那个喜儿双手甩红头绳的动作，头要微侧的。萍萍和一帮孩子围看着比比划划，维吾尔族的毛旦让别人看她怎么动脖，两手指尖相对平放在下颌之下，小漂亮脸儿娇滴滴左右扭着，确是很美，但八个样板戏里没有这个动作，我为此很有些得意并庆幸。帅气高挑个的毛峰，腼腆地、静静地站在一边，我很希望他看我排练，但他的眼光总追着桂荣。双军认真地扮演杨白劳，有时看着我发呆，直到我提醒他，才扯着嗓子唱“人家的闺女有花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尤其最后一句“哎嘿哎嘿，扎呀扎起来”，唱得声音饱满，很有底气。不知他哪找来一根很长的红毛线绳，一遍一遍的和我排练杨白劳给喜儿扎头绳，总也扎不好。

在我的央求下，毛峰同意演黄世仁，我原本是安排他演英俊大春的，但“军团长”自告奋勇的一定要大春。

一条旧裤子，下面剪了狗牙边便成了白毛女裤，演的是白毛女偷吃供果吓跑黄世仁。每次等不到我跳跃供台摆出英勇造型，总有几个女孩子争先一通喧闹追打毛峰而告终，她们太喜欢“长得好心疼的黄世仁”了，无奈我只好取消这场戏。

几天的排练终于等到正式演出。周日下午，桂荣妈召集院里的人们带着小板凳聚集到里院，靠墙土坡前一片空地为舞台，摇着蒲扇，大家围圈坐下。邮递员穿着绿制服裤子配着鲜红短袖上衣来了，我看着感觉不对劲，铁梅衣服应该是红底白花大襟褂，这鲜红的小衫儿说是“忠字舞”的衣服吧，上面俩扣子又没系，隐约胸肉外探，随着走路上下颤悠悠。

几个女孩子先跳了个“北京的金山上”，然后开始唱样板戏，邮递员踊跃出场，“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她放开嗓子举着自做的红灯，我觉得有点儿纳闷儿，唱这段时不需要红灯啊，

“爹爹和奶奶齐声唤亲人，这里的奥妙我也能猜出几分。”邮递员表情丰富弯腰放下灯，两个大奶不小心露了个面，“他们和爹爹都一样，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她两手捧双奶，唱“心”的长音结尾配合着两手往上一托，俩奶腾的上颠了一下，“好！”围观的人们拍着手，好像都是叔叔们的声音。

轮到我了，“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我很投入地连唱带跳，却发现邮递员在和叔叔们指手画脚的聊着大笑，周边几个阿姨很不高兴的样子。我尽量集中思想表演，杨白劳给喜儿扎辫子了，我感觉“军团长”唱的不如排练时有劲儿，手也在抖。萍萍离我很近，极专注的看着我，仍是一脸憨笑，偶尔拍手大声叫好。我注意到她的一条鼻涕又缓缓而下，悄没儿声儿的嘀嗒落了下来，她还是紧跟着吸溜了一下，下意识的我跟着吸了吸了两下鼻子，觉得好舒服。

接下来是沙家浜的芦苇荡，一个大背头叔叔扮演郭建光指导员，身着白土布对襟衫，脚踩黑色圆口解放鞋，脖子上搭了条白毛巾，“同志们一日三餐有鱼虾……路也走不动，山也不能爬，怎能够上战场把敌杀”，大背头唱得很起劲，几个阿姨站起说要回家做饭了，“伤痊愈也不准离开我家”，扎着围裙的桂荣妈接上唱腔，几个女人又重新坐下，“要你们一日三餐九碗饭，一觉睡到日西斜，直养得腰宽膀也扎，一个个像座黑铁塔。”我想起了她家的馍沾辣子，顿时感到很饿。

又该我上场，演喜儿遇上大春儿，“看眼前是何人，又面生来又面熟”，我随意发挥边唱边跳，“军团长”变成的大春儿在白毛女面前配合着转来转去，“是谁，是谁？”唱着，我的眼光越过“大春儿”，看到大姐端着个白瓷盆站在已经走了一半的人群后面，脸上竟荡漾着笑意，我顿时觉得嗓子眼发堵，不知是这么多年一直隐在我心底的期盼，还是这突如其来的震惊，我有想哭的感觉。原来大姐她会笑，而且这嫣然的笑意格外灿烂，“他好像是亲人，他，他，他是大春儿！”我很努力唱完这句，看着大姐，我张臂迎大春儿，大春儿有点蒙了，竟扑过来紧紧抱住白毛女不撒手，孩子们哈哈大笑起来，我赶紧挣脱开，再找大姐，她已不见了。

几个调皮的男孩子开始模仿刚才那一幕，“他，他，他是大春！”他们俩互拥抱，我很恼火，四周巡视找“军团长”。双军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了。演出到此基本结束，剩下的几个叔叔仍余兴未尽的请求着邮递员再来一次，邮递员也不推托，拿起红灯又唱了起来。

见弟弟已回家，我收拾了东西，何况我并不觉得邮递员唱的有多好。

三天过去，“大春儿”像喜儿进山般的消失了，又过了两天我回了北京，从此一直没再见过双军。就是那年野战工兵团赴越南作战，当政委的父亲被调离去了另一个部队，我对兰州家属院的记忆也从此画上了句号。

（六）後來的故事

有些记忆像被遗留在了过去，其实它一直偎蜷在心底的一个角落。人生跋涉，一心向前，人们无暇缓步回顾走过的路。岁月流逝，渐显灰发苍颜，忽然你会觉得有种眷恋牵拉，闭目静思，一幕幕的情景会在脑子里掠过，人和事慢慢从角落中显现出来。

九二年我回国，听父亲讲起家属院后来的事情。弟弟陪父亲八十年代末应邀回到原来的部队做报告，那时大院已被拆了重建成六层小楼。

“毛峰被人用刀砍死了。”父亲开口说，

“怎么回事？”我震惊地问，

“说是和一个有夫之妇勾搭，让那男人杀了。”沉默了一会儿，我问父亲毛旦怎么样。

“她好像离婚了”，父亲答着，笑了一下问我：“还记得淌大鼻涕的萍萍吗？”，没等我回答，父亲接着说，“她现在是豫剧团的台柱子，大姑娘一表人材。”我回想着那个肉嘟嘟的脸，大大的眼睛，长长的鼻涕。

“双军现在做什么？”我问父亲，

“参军了吧，”父亲随口说，又反问我：“楼上那个男娃？”，我点点头，

“那娃很出息，现在也是团级干部了。”父亲夸赞着，我本想问他是不是当了团长，但咽了回去。

毛峰怎么会勾搭有夫之妇呢？我想着，想不通。隐隐约约感觉，大环境变了……

我跟父亲聊天，了解到马路西让从苏联来探望的女儿接走了，人们说她走的那天摘掉了头巾换了个人似的，白发蓬松卷曲，穿着时尚。第一次我意识到马路西也是个有血肉情感的女人，曾有过风华正茂，憧憬美好。听说最早是他的苏联丈夫带着女儿逃回苏联，来不及带走她，后来被一个山东老汉收留当老婆。这么多年，她用酒精麻醉着期盼的心，在嚎啕大骂中，在墙上涂抹渲泄中，醉卧街头的迷朦中，她释放着苦楚，委屈，思念，绝望，混浊生存中她终于盼来了亲人，熬到了再做受尊重的女人的日子。

“双军的姐姐怎么样了？”我急切地想知道。

“梁军吗？”母亲接上了茬，

“她叫梁军？”我竟然一直不知道大姐名字，

“她做了手术，已经结婚了。人还是满漂亮的。”母亲说时表情漠然，我却隐隐的想掉泪，是的，最后深深留在我脑子里的是那甜甜的笑意，一张很美丽的脸，展示着希望和生活的晴朗。

几年前母亲提到桂荣当了中学教师，成家后生有一女，却因哮喘去世了。我想起了羊拐黄豆布包，扔起来哗啦啦的响声那么悦耳，坐在电影院前的台阶上开心地大笑，百货大楼的楼梯里你扔我踢，还有那馍沾辣子，第一次吃的时候我伸着舌头啊啊的叫，桂荣笑得眼睛咪咪的。“阿姨，是额带她来玩的”，我的耳边还清晰响着她的声音，一句话竟然伴我至今，留下了这一切，她走了。

十几年前父亲和弟弟也患癌相继去世，我们留不住岁月，留不住我们爱的人，只能在心里珍藏着所有的记忆，回味，感慨，在微笑中压抑着胸中的悲凉。看看外面的蓝天，我庆幸我还能追忆那欢快的童年，饱满的童趣，兰州生活的点滴，回想那曾经的弥满着整个空间的欢乐。我感谢姥姥的慈爱，教我自信，宽容，感谢母亲的严厉，教我自立，自强，感谢曾和我一起尽情嬉笑玩耍的小伙伴们，教我保留着那份率真的、这年头日益稀少的情怀。

亲人们，无论是走了的，还是仍健在，或是在这个世界但不知在哪里的，我想献上我衷心的祈望，为在人世间的安康，冥空间的安宁。在共沐浴的阳光下、同徜徉的月色中，让思念漫游，传送上我倾心的祝愿。

布里斯班之春

徐欣

我住在布里斯班已快 20 年了, 享受着这里的天朗气清惠风和暢的自然气候以及生活中的先進的城市建設, 这些年来 我並敏锐地感觉到市政建設在各方面的变化, 尤其是面对 G20 峰会將於本年 11 月在本市召开, 可以說” 一会激起千层浪”, 布里斯班河波澜壯闊再也宁靜不下来了, 在市長 Graham Quirk 的领导下正在突飞猛进密锣緊鼓地展开各方面的建設以期展示这一个新兴的充滿动力的創意城市. 我在本文中仅将我近数年来親眼所见和所知的新的城建项目列举如下, 至於我未見未知的項目应是还有许多, 以下提到的只不过是本市的一鱗半爪的变化而已.

一. 改建装修市政厅(City Hall). 市政厅是澳大利亚最富麗堂皇的建筑之一, 是本市的座标, 座落於市中心, 前有喬治广场, 周围有草坪灌木和树林, 环境优美, 这里是召开市政会议和設宴的場所, 也是一些大型文艺演出的舞台, 我於数年前曾在此听过一場粵曲演出和一場” 小燭光” 合唱团的演出. 此市政厅历经三年的大規模整修, 於年前重新开放, 市府大刀阔斧地整修它, 因为它代表了本市的门面建筑.

二. 南岸公園遊乐場 (South Bank Parklands). 此处是举办大型露天活动或嘉年华会的場地, 是規模庞大的文化中心, 在此汇聚了許多文化艺术場館, 有美术馆, 博物館, 图书馆, 剧院, 音乐厅, 艺术表演中心, 音乐学院等等, 这里是昆士兰州的人文薈萃中心, 在它的周边还兴建了風格新颖的飯店和高級公寓. 近時市長还公佈了一项新計劃, 就是从 3 月起整修南岸的 Streets Beach , 使布市中心擁有游泳沙滩而自豪, 使这块旅遊勝地做好了展示我们城市资产的准备. 去 Streets Beach 的遊客可在此区域使用市府的免費無線網路, 此為市府在今年初为了提升此地作為主要休閒目的地而推出的.

三. 橋樑. 布里斯班河蜿蜒穿过市中心, 桥是一种特殊的建筑艺术, 每当我乘車經過布河上空的桥樑時, 都要東西張望河上那几座桥樑的艺术美姿, 布里斯班河上共约有 15 座桥, 但有些桥看不見也未經過, 看得見的有 Story Bridge, Victoria Bridge, Captain Cook Bridge, Go Between Bridge 等, 还有去机场的桥 Gateway Bridge, 所有这些桥樑都是布里斯班河的驕傲, 因為每座桥所展現的一種建筑艺术点綴在这条河上而使河变得更加嫵媚.

四. 市郊的鐵路网络. 布市市郊的鐵路四通八达, 运行顺利, 多年来我这个不会駕车的老人得以充分地享受了它的便利, 举凡我去 city, 去 China town, 或去 Beenleigh Cemetery 扫先夫墓都常乘坐火车. 數年前市府完成了由 Salisbury 至 Kuraby 数站的站台改建工程, 使这些站台煥然一新, 設備完善, 方便乘客, 每到夜里, 站台灯光明亮如晝, 竟使我感觉到这是否浪費了电力, 夜里乘客少, 站台冷静, 也許強烈的光亮可起到治安的作用.

五. 公路. 公路的改建及扩建工程应是多不勝數, 但因我不能都见到, 我只能见到我常经过的地区的一些工程, 如 Mains Rd 和 Kessels Rd 交界路口的扩建加邃道是很大的工程, 又如 Millers Rd 和 Underwood Rd 交界路口的扩建, Padstow Rd 和 Warrigal Rd 交界路口的改建. 还有 Hellawell Rd 靠近 Jackson Rd 路口那段路的扩建等.

六. 中国城(唐人街), 也称华丽区(Fortitude Valley). 这些年来市府耗費了大量资金數度改建中國城, 当然是一次比一次好, 現在的中國城是既古典, 又艳丽, 頗具民族風貌. 这里有許

多唐餐館, 酒吧, 紅灯区, 沙龙, 新商場, 周末还有露天集市, 遊客如鯽.

七 南郊的 Sunnybank, 这个被称为“小香港”, “小台北” 被亚洲人尤其是华人宠爱而兴旺发达的市場, 我发现这里是不需由市府规划建设而是自动自由地由商家发展起来的, 如今这地区有全球全中国的百味餐館, 超市, 商店, 亚洲食品应有尽有, 还有多姿彩的娱乐场所, 我看我们华人与 Sunnybank 可说是互相依赖, 至少我家是这样, 家用食品全取于此, 每於节日或周末竟难觅一个泊车位, 由此可想其繁盛之情狀.

以上仅是我近些年来所窺见到的布市的一些變化, 这些改进是市府运筹帷幄致力於建设我市的成果, 因我所见有局限, 很片面, 总的建设成就应是宏伟得多. 随着 G20 峰会的临近, 时令也正要迎接和暖的春天, 澳大利亚人民充满热情满怀爱心欢迎 G20 峰会客人的到来, 我也怀着兴奋的心情企盼着那一天, 预感到这可爱的整装出陣的布里斯班将被全世所瞩目, 所讚賞, 而我们人人 不也同沾荣誉嗎!

最新消息: 市長宣佈為本市服务行业人员所开的“布里斯班欢迎世界” 的培訓計劃已经完成, 此計劃是要求所有服务人员通力协作, 要以开放的姿态, 友善的笑容和丰富的本地知识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团及领导人. 由此消息可见我市领导是多么的苦心孤詣想办法来迎接布里斯班这个不平凡的春天, 不但有了硬装备, 还要軟装备, 即要展示布里斯班是一个友好而热情的城市. 最后我在此祝愿並祈求父神保守我布里斯班, 使我們的准备工作进行顺利, 使 G20 峰会开得圓滿成功.



【英伦心影 16】 虐恋与禁爱（一）

薇薇

【英伦心影 16】 虐恋与禁爱（一）

牛津莫德林学院的高材生奥斯卡·王尔德, 年纪轻轻就展现出非凡的才华. 他的童话《快乐王子》、《夜莺和玫瑰》、《自私的巨人》美丽至极且轰动一时; 他的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因为惊世骇俗而引起轩然大波; 他的剧本《少奶奶的扇子》、《微不足道的女人》在剧院上演大获成功; 他的优雅品味, 他的华裳美服, 他的特立独行, 他的妙语连珠, 使整个伦敦折服; 巴黎也为之倾倒, 文艺圈和社交界纷纷传说, 这位了不起的英伦才子, 抽金头的纸烟, 手持向日葵行路; 28 岁那年 (1882 年), 他到美国作一整年巡回讲座, 海关人员问“王尔德先生, 您有什么需要申报的吗?” “什么都没有, 除了我的天才!” 王尔德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旋即成了美国人餐桌上

的话题。

一般认为罗比·罗斯是王尔德的第一位男性密友，这位剑大学生比王尔德年轻 15 岁。罗比有温柔良善的灵魂，他与王尔德家人关系友好，与王尔德的太太尤其和睦。他景仰王尔德的艺术才华，也深深懂得那份才华的分量，罗比永远在那里，支持王尔德，帮助他，鼓励他。无论是王尔德辉煌得意之时，还是王尔德身败名裂之际，罗比是最忠实的朋友，陪伴他，生前和死后。

1891 年，37 岁的王尔德遇到了牛津莫德林学院的学生道格拉斯勋爵，从此在劫难逃。道格拉斯 21 岁，昵称波西，是一位侯爵之子，他的父亲粗俗暴烈，随身带着马鞭以便抽打妻儿，他的母亲心肠软弱，又过分溺爱孩子。天使面容的波西成长为一株美丽的毒罂粟。他对生活没有理智的动因，只有纷乱的欲念；他飘忽的情绪，时而抑郁寡欢，时而歇斯底里；他狭隘的头脑里，只存着肤浅的心智；他周旋于各种各样的感官刺激，无休无止地寻欢作乐。

波西喜欢王尔德剧本首演夜的辉煌成功，陶醉于随之而来的豪华夜宴，他兴奋，他骄傲，也就仅此而已，他喜欢的是成功带来的浮光和虚荣，而不能更深刻地理解和欣赏王尔德的才能。波西挥霍无度，对所有吃喝玩乐孜孜以求，从 1892 到 1895 年王尔德入狱的三年的时间里，波西挥霍掉 5000 英镑现金，还不算付出的账单，这些全要王尔德买单，在那个时代，这笔钱即使不是天文数字，也算得上一笔巨款。在阿尔及尔的赌场中，波西输掉大笔钱，就拍电报到伦敦，让王尔德把钱直接汇到他的账上，过后却只字不提，他索取时不知羞耻，接受时毫无感激。

波西整天腻在王尔德的身边，不能一个人独处，这是他的天性，他要人陪伴，要人安抚，要人照料，要人宠爱。王尔德不仅要经常送给波西美丽的鲜花，稀有的水果，昂贵的礼物，还要时常用深情、温柔、爱这些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安慰他。为了消耗旺盛的青春精力，波西时常蛮横无理的吵闹，狂躁无情的折腾，犹如癔症发作。艺术创作需要的是思想的默契，安详的气氛和宁静的独处，与波西的交往中，王尔德一行东西也写不出来，才思枯竭，灵感全无，所有神奇的想象以及美丽的文字都灰飞烟散。

每三个月王尔德就会痛下决心，与波西一刀两断，他们两人一次又一次吵架、分手。为了逃避波西，王尔德有时逃到国外，有一次还让波西的母亲把波西送往埃及。可是每一次，那些哀求悔过的电报、书信如雪片般飞来，充满哀婉凄艳的呼求以及以死相胁的暗示。波西在国外发过十一页的电报恳求王尔德让他回来，还运用各种手段寻求复合，那些求情的托人登门劝说，他的软心肠的母亲写信给王尔德，波西甚至发电报给王尔德的妻子，利用那妻子的影响力向王尔德施压。王尔德的妻子顶不喜欢波西，更生气波西把王尔德拖累得不成样子，但那宽厚善良的女人经不起波西的软磨硬泡，她不忍心看到王尔德不善待任何一个朋友。王尔德，出于对波西无比的爱，出于巨大的深情，出于深切的怜悯，出于那有口皆碑的善良和好脾气，出于逆来顺受的软弱性格，每一次都宽恕了他，波西次次得逞。每次波西归来，都像是一个犯了错误乞求大人原谅的乖巧孩子，他泪眼婆娑，美丽迷人的双眼蒙着一层泪花。王尔德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心软，一次又一次沦陷，对波西变得百依百顺，完全听令于他，完全臣服于他的暴政。

在与波西的交往之初，波西的母亲曾向王尔德抱怨波西的两大缺点：一是“虚荣”，一是“对金钱的观念大错特错”，王尔德没有在意。随后的一个月，王尔德已经开始明白波西母亲的抱怨意味着什么，波西的“虚荣”最终把王尔德送进了监狱。波西痛恨自己的父亲，一心想把他的父亲关进监狱里，波西怂恿王尔德控告波西父亲诽谤，并不断地嘲笑激怒王尔德，不许他撤诉。波西“对金钱的观念大错特错”，致使王尔德极不名誉的破产，那破产蒙上穷奢极欲而倾家荡产的愚蠢、庸俗和荒唐。

【英伦心影 17】 虐恋与禁爱（二）

薇薇

1895年，王尔德以“有伤风化罪”被判入狱并服苦役两年。在狱中，王尔德未收到波西的片言只字，于是在刑期之末开始给波西写一封长信，每日向狱卒领取蓝色有监狱戳记的纸张，写完一页交给狱卒再领新纸张，这封长信共写了5万字。王尔德原以为这封信已由罗比转给了波西，实际上一直存在狱中。直到王尔德刑满释放那天，狱吏才把原稿交还。出狱当天，王尔德在罗比的安排下远渡英吉利海峡，更姓改名到法国小镇居住，王尔德将那封长信交给罗比，嘱咐他转寄波西。

这是一封情人间最坦诚的信件，有对波西开诚布公的责怪和抱怨，有对自己所作所为深刻的反省和自责，还有对艺术、对美感、对欢乐、对悲怆的理解和诠释，字里行间汨汨流淌的还是爱怜和深情。这封信堪称是优美动人的散文诗，随笔小品的上乘佳作，其中的妙语隽言随手可拾，明亮无比的才华如水漫卷。读这封信时，他那赤裸裸的灵魂坦白震撼你、冲击你，他那如海的深情包围你、淹没你，心不断的抽紧，眼睛不住的酸涩，哀伤也不尽然，悲怆也不尽然。

还是引述这狱中长信的文字更好，王尔德完全清楚波西性格上的弱点以及人格上的缺陷，也明白自己在这场可怕的灾难中所应承担的责任。（以下引文出自朱纯深所译《自深深处》，2008年版）

“你同我在一起时便绝对是我艺术上的克星，而竟然允许你执拗地隔在我和艺术之间，对此我羞愧难当，咎责难辞。”

“我必须告诉我自己，不管是你还是你父亲，即使再强大千百倍，也不可能摧毁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是我自己毁了自己——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如果不是自己毁自己，别人谁也毁不了的……假如我这么无情地谴责过你，想想我又是多么无情地谴责了自己。你对我做的一切已够可怕了，我对自己做的则更为可怕。”

“你的兴趣所在，不外乎餐饭和喜怒。你的欲望所寄，不过是寻欢作乐……我本应该将你拒之门外，非特别邀请不得登门。我毫无保留地责怪自己的软弱。除了软弱还是软弱……但就一个艺术家而言，如果软弱使想象力瘫痪，那软弱就不亚于犯罪。”

“如此的铺张奢侈却是令你我都丢脸的一件事。我记得平生最愉快的一顿饭是同罗比在索赫的一家咖啡馆吃的，所花的钱按先令算，数目同你我用餐时花的英镑差不多。同罗比的那顿饭使我写出第一则也是最精彩的对话。意念、标题、处理方式、表达手法，一切全在三法郎半的套餐上敲定。而同你的那些挥霍无度的餐宴之后，什么也没留下，只记得吃得太多，喝得太多了。”

即使在囚牢中独自忍受身败名裂的耻辱和撕心裂肺般的痛苦，王尔德仍然爱着那使他名誉扫地的青年。

“在命运把我们彼此分离的生命之丝织成一个血红的图案的两年半时间内，你是真爱我的，是的，我知道你爱我，不管你如何对待我，我一直感到你内心里确实是爱我的，虽然我清楚地看到，使你依附于我的还有我在艺术世界的地位、我的个性激发出的趣味、我的钱、我的生活中的奢侈以及无数构成我所过的那种那么迷人、那么奇妙的不可思议的生活的东西；然而，除去所有这一切之外，对你来说还有某种奇怪的吸引力，那就是你比爱其他人都要爱我！”

“我知道你不配得到我的爱。但爱不在市场上交易，也不用小贩的秤来称量。爱的欢乐，一如心智的欢乐，在于感受自身的存活。爱的目的是去爱，不多，也不少。”

“我曾把自己的生命给了你，然而为了满足一己私欲，那人情人性中最低下最可鄙的欲望——仇恨、虚荣还有贪婪——你把它丢弃了。在不到三年时间里，你把我完完全全给毁了。为了我自己的缘故，我别无选择，唯有爱你。我知道，假如让自己恨你的话，那在“活着”这一片我过去要、现在仍然在跋涉的沙漠之中，每一块岩石都将失去它的阴影，每一株棕榈都会枯萎，每一眼清泉都将从源头变为毒水。”

“在我那可怕的刑判下来后，当囚衣披上身、牢房关上门之后，我坐在自己灿烂生活的废墟中，痛苦使我肝胆俱裂，恐惧使我不知所措，疼痛又令我眼冒金星。但我不会恨你的。每天我都对自己说：“今天我必须把爱留存心间，否则这一天怎么过？”

“悲怆是一道伤口，除了爱的手，别的手一碰就会流血，甚至爱的手碰了，也必定会流血的，虽然不是因为疼。”

“最可怕的事不是在于它撕碎了一个人的心——心本就是为被打碎而造的——而是把人的心变成了石头。”

“为了自己，我必须饶恕你。一个人，不能永远在胸中养着一条毒蛇；不能夜夜起身，在灵魂的园子里栽种荆棘。”

“你也该记得，谁大概都无法永远将爱拒于门外的。任何一个世界的任何一座囚牢，爱都能破门而入。”

王尔德从对美丽容颜、青春肉体的追求迷恋到爱意滋生、情难自控，到转化成蚀骨铭心的深情。波西一天也不能离开王尔德的身边，这极端的依恋，使王尔德的爱掺杂着浓厚的父爱成分，把这最致命的诱惑，化成最浓的深情，溶入骨髓和血脉。这实在是弗洛伊德、隆布洛索和霭理斯的研究课题。

攝影：《五彩的節日》

韋鋼

攝於 2014 年 10 月 26 日 River Stage, QUT, Briabane



作協簡訊



年終午餐聚會

時間：12月20日午餐 11:30am

地點：'新六福'餐館，Sunnybank 的 Woolworth 旁

是次聚會因故兩次推遲。這是今年最後一次機會，請大家及早做好安排，準時參加。



徵稿

《昆州華文》歡迎大家投稿，無論你是否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的會員。稿件題材、體裁不限。文責自負。以反映昆州華人社會和生活的作品為佳。對於投稿作品，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保留決定是否刊登的權利。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為非贏利性群眾團體。目前所有投稿均無稿酬。期待您的參與。



“一刊兩字”

由於人手有限，本刊暫不對稿件進行繁簡體轉換。無論作者使用繁體字或者簡體字，均原樣刊登。算是“一刊兩字”之首創。對此給讀者帶來的不便我們表示歉意。敬請諒解。。

本期編輯：韋鋼